

石头厝

■王少波

廖大姐说住过那座石头楼时,我很惊喜,我们居然曾经是邻居。

石头楼是父亲单位宿舍,在彼时县邮电局大门左侧,筒子楼,石条砌墙,水泥铺地,东西两边各有六个单间,每间约莫十来平方米,中间留走廊,共四层。一楼的出入门朝南开设,走进后楼梯昏暗,楼道更昏暗,我住那时还年幼,从来不敢钻进黝黑的楼道,也不认人,因此不晓得与廖大姐相邻而居。

我住的顶楼不同于其他三层,仅西面一排房间,东向留出一个大天台,周遭围着空心铁栏杆,每逢夏日晴天黄昏,大人便堵住栏杆一头往里灌冷水,而后结伴倚栏纳凉聊天。后来读南唐后主李煜《浪淘沙令·帘外雨潺潺》的“独自莫凭栏”,随即忆起这段过往。后世对“莫”的释义或以为是“不要”的意思,也有认为“莫”本是“暮”的古字,意为日落时分。我偏向后者,毕竟这阙词上片诗意浓浓:“帘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,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。”下片“独自莫凭栏”译为日曛只身倚栏远眺方能诗一般的意境。

薄暮时分独自凭栏遥看委实意境殊胜,那会县城四层以上的房子不多,在石头楼的顶层观城区一览无余,果然无限江山。我那时个头小无法爬到栏杆上,大半都是蹲着俯瞰,看楼下往来匆匆的黎民苍生,看纷杂世间乘除事。有一次我低头凝视天台排水沟,忽然觉得非常像鸡舍,栏杆犹如栅栏,此后吃饭我总蹲在栏杆旁,边吃边扒些饭到沟里喂一群虚幻的饥饿的鸡,仿佛真的看到鸡群在不停啄食,直至几天后母亲发觉了问明缘由笑着拦阻这才作罢。

于是我改俯视为望天,顶层天台仰望天空很方便,抬下头的工夫而已。屈原望天望出《天问》一百七十多个问题,问天地问古问今人事问鬼神,而我却只是呆望,还总也望不见天上降到人间又再返回上天的皎皎河汉女,无非是看些晨烟暮霭,春煦秋阴,抑或早起看看初日出云,雨霁瞻瞩长虹饮涧,瞧完骑着三轮脚踏车在天台上逛悠。紧挨大天台住有个好处是不需央求大人帮忙拎车到楼下,天晴的日子想骑直接推出去就行。我孩提时或许是有辆儿童三轮脚踏车的,童年时光实在太遥远,现下忆得起的不过是片褚零星,是以我并不确定。能肯定的是常在天台上砸纸炮玩,那是一种极廉价的炮仗,一张红纸均匀缀着些颗粒状火药,用石块或小木棍敲打,击中会发出鞭炮的爆炸声且冒出零星火花。这种便宜的劣质炮仗不是颗颗都能响,只有砸过才清楚。

我大概是少年时代迁居告别石头楼的,一别经年未再回去过,有一天特意绕进去探访那座楼,见到的仅是一片供停车用的空地,不懂何时楼拆掉了,不留半点昔日遗簪弃屐。小时候听大人管石头楼叫石头厝,“厝”是闽南方言,房屋之意,廖大姐也这般称呼它。我和廖大姐彼此没有任何联系方式,相逢全凭缘分,跟石头厝的离合亦复如是,一样依赖缘分,缘起相聚缘尽散,无可奈何。日月逾迈,我常常怀念那座儿时唤作石头厝的石头楼房。



(视觉中国)

菜市场

■陈金昌

居住的小区斜对面,隔一条主干道,卧着一个大型菜市场。每天早晨五六点钟,通往菜市场的辅路两侧早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子,吆喝声、车声、讨价还价声,混成一股嘈杂鼎沸的声浪向小区涌来,以一种勃勃的生机宣告着新的一天的开始。

小区所在的社区人口稠密,栖息六万余人,这个菜市场不仅服务本社区需求,也服务附近的三个村,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“菜篮子”民生工程。平时工作日,我与妻子早出晚归,孩子已在托管机构吃过晚饭,只需解决我俩的吃饭问题,我没有选择简便的外卖,依旧坚持自己煮饭做菜,食材大多从菜市场购买。我总觉得,自己动手买菜、煮饭,才有生活气息和家的样子,也理解了母亲为何在物资丰盈的今日,仍坚持在年关动手制作那些年货小吃,或许经由自己的劳作变为餐食,才有生活真实的滋味。

买菜这项任务,向来由我承担。周末时候,起个大早去菜市场,穿梭在辅路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,感受生活的温度与生气。踏入围墙内的菜市场,则是另一番光景。一切秩序井然,海鲜、禽类、蔬菜、水果、熟食等商品摆满各个摊位,区域划分得明明白白。商贩们忙忙碌碌,在方寸之间,从晨曦初起忙碌到夜幕降临。每一个摊位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的生计。这里没有诗意的浪漫,只有刀和砧板之间的撞击声、刮鳞的“沙沙”声,合奏着一曲关乎生存的市井交响。

时代的风总是吹个不停,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悄然而至。先是菜市场周边一些店铺被拆除,立起一座簇新的二层建筑。紧接着,那座菜市场主体也迅速被夷为平地,打桩机与挖掘机的轰鸣,取代了往日的市声。旧的菜市场正在地基上重生,而那新建的二层楼,则成了商贩的安置之所。一层卖菜、卖鱼,二层卖肉,商贩们大多迁徙至此。菜市场边建设边运营,商贩们生计并未被中断。有时,人们遇见熟识的摊主,会问候一句:“你搬来这里来啦?”菜市场就在这破碎与重建之间,保持着它的脉搏。

与此同时,菜市场旁的主干道也在剧变。只见围板遮挡起来,挖掘机、起重机正有序运转,几根粗壮的混凝土桥墩,正一日日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。据说,中环城快速路将从这里经过。发展,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姿态,在此处留下了它深刻的印记。

人世间,变是常态。那条曾经摆满小摊的辅路,那座被拆除的旧菜市场,那日渐成型的高架桥,它们像不同时代的切片,呈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个庞大的社区,连同它大型的菜市场,正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向前奔涌。面对变化,我心中并无太多怀旧的感伤。发展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生活,我相信,未来,这里会变得更加美好。

农具不知所终

■涂添丁

那天,我们把存放在祖厝厅的几台脱谷机给搬了出来,感觉程序有点复杂,先是要除去蛛网和粉尘,然后拿掉覆盖在上面的杂物,卸去脱谷机上自带的栏板,再一一将其抬出。一身的灰,不论是我,还是脱谷机。这几架停用很久的机器,曾经是重要的农具,从样子看,能简单地辨认出这几台的年岁。越早,越笨重,两人位,用的材质除了机器的转轴是金属的外,都是杉木;越晚,越轻便,只有一人位,用的材质除踏板是木材,其他都是金属。家乡有往打谷机上贴春联的习惯,一台机器上尚有残留的“五谷丰登”春联。完工后,手竟然起泡。

望着眼前这架机器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,时隔多年,那些遗存在历史长河里的大事早已在我的脑海里灰飞烟灭,唯有有关自己使用农具的记忆依旧鲜活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种地热情被激发出来,政策也允许人们外出打工。我父亲是匠人,开始不事农事,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做手工上,虽然他伺候庄稼的本事与他做匠人本领一样高强,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任凭母亲如何起早摸黑,我家地的形象总是欠佳,因为缺少照料而使庄稼呈现自然生长之势,所以进了我家田园的庄稼,命运总不大好。

那时,我是一名青年学生,父亲一辈子都致力于将我送出农门,但现实情况是家里严重缺少劳动力,父亲又说,有书读就不错,再说读书也不一定起色,学会务农也是谋一技之长。于是在课余,陪伴我的,不单是书本,还有镰刀、锄头、砍刀、犁杖、脱谷机、耙子等农具。

使用农具的活得弯腰,为此人们常用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来形容农民。我对弯腰做农事一概觉得讨厌,唯独对脱谷机不厌烦。从形态看,脱谷机更现代,技术含量足,它不像锄头那么死板,硬邦邦的,也不像镰刀那么简单,就一铁片,更不像犁杖那么危险。脱谷机像极了物理书上说的齿轮机,更重要的是使用脱谷机可以站着,弯腰的时间短。当然使用脱谷机脱谷是一件痛苦的差事,属强体力活,稻叶会在手臂上割出一道道血迹,又痒又痛,还留痕,让人疲惫不堪。在这种繁重而辛苦的劳动中,唯一期待的,就是完成任务后,顺势往稻草上一躺,看看深蓝的天空,长长地呼一口气,感受一下,那种快乐无与伦比。

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农民,打量他的手上是否有茧、是否粗糙便知晓了。那些带给我老茧的农具,已不知所终,或许依然被农人的手握,或许如这几台脱谷机被当成废铁卖了,但我忘不了,使用它们的沉重,是它们为我注入成长之钙,还有那间隙的快乐。我可能会忘记尘世中我所见过的许多只手,那些漂亮、粗糙、勤快、肮脏、贪婪的手,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手曾经结满了茧,它摸过农具。它们会永远明亮地闪烁在我的记忆

中,为人生注入一丝丝平实的因子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